

·历史研究·

# 陈独秀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评析

熊桂玉

(湖北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作者简介]熊桂玉(1977-),女,湖北浠水人,湖北大学法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陈独秀十分关注青年的成长,对青年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使命及地位和作用、立志、修养和教育培养等,作了大量精辟的论述。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认为塑造全新的青年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因而他对广大青年艰苦卓绝地进行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增体质强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他通过多种教育方法,达到了良好的说理教育效果,使20世纪初中国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崇拜他、追随他,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关键词]陈独秀;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04)05-0066-05

青年是从少年走向成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群体;是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陈独秀先生以政治家的头脑和革命家的眼光,十分关注青年的成长,对青年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立志、修养和教育培养等,都作了大量精辟的论述。五四时期,陈独秀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和发动青年,为他们指明了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战斗的政治方向,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毛泽东曾赞誉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主要指陈独秀对知识青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陈独秀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刻认识及其实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塑造全新的青年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反帝爱

国、救亡图存是陈独秀思想发展的出发点。20世纪初,陈独秀开始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活动,如发动拒俄运动、举办安庆爱国演说会、主办《安徽俗话报》、创立岳王会等。然而,偌大中国仅仅靠为数不多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要挽救中国,必须寻找和争取一股可靠的革命力量。那么,当时的中国社会,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承担起如此重任呢?陈独秀为此不停地思索着。在陈独秀看来,“偌大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醒觉的”,“在社会上奔走呼号的,不过是少数青年学生”,“真正醒觉挺身出来努力于社会全般改造的只有少数青年”<sup>[1](P541)</sup>,青年们的责任十分重大。他坚信:青年是中国革命的一支生力军,中国革命离不开青年的奋斗。

青年是社会发展的希望和栋梁,为使封建牢笼束缚下的青年充分认识自身之价值与地位,启

发其醒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sup>[2](P43)</sup>。青年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少,是新思想新道德的载体,是进行社会变革最有力的生力军。因而陈独秀“涕泣陈词”,“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之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sup>[2](P103)</sup>。被章士钊盛赞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的陈独秀,为了实现“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的宏愿,从日本返国积极筹备自办杂志,在“群益书店”愿意承担印刷与发行工作的情况下,《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由第二卷始更名为《新青年》。他创办《新青年》的根本目的乃在于造就这样的“新青年”——新型的国民,为从根本上探求拯救中国道路而奋斗。他对这种“新青年”提出六点希望:一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是科学的而非想像的。这六点希望既是陈独秀先生塑造全新的青年的目标和要求,也是集中反映陈独秀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认识。

## 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陈独秀针对时局的发展情况,对广大青年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深刻,范围广泛。

### 1. 政治观教育

在十月革命之前,陈独秀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姿态,领导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号召广大青年奋起全般改造社会,建立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陈独秀在1915年9月《新青年》一文中就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青年》第1卷第1号)这里的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认为民主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民主,还要获得人格独立与解放;就一个国家而言,则要推翻君主专制政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心目中理想的民主政治就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认为中国要生存并跟上世界历史的潮流,就应“舍旧求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新青年》第1卷第6号)。也就是反对个人官僚的专制政治,实现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即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

但陈独秀在当时仍不失为一名冲锋在前的民主斗士,以许多战斗的篇章,揭露了专制政治的黑暗和军阀统治的腐败,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启蒙了一代青年,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1917年正当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先进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决心“走俄国人的路”,开始积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又是中共创立时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代表,这里不作详论。而陈独秀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以和李大钊并驾齐驱,早在十月革命之前,陈独秀就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只是在集中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间上比李大钊略晚一点,但并不比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晚。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他就一直关注着俄国并先后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克伦斯基与列宁》等文章,明确表达了陈独秀期望俄国革命成功的良好祝愿。尤其是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了《论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他在文中明确表示了赞成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他的宣传注重结合中国实际,通过对剩余价值学说的宣传,撕破了中国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假面具,很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其它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了开辟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陈独秀一方面于1920年9月将自己早在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这个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威信最高的刊物,变成公开地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园地;另一方面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别是在广大青年中的影响,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使一大批青年人放弃各种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

### 2. 人生观教育

陈独秀希图以塑造青年全新的人生观和人格为起点,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在人生态度方面,陈独秀倡导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教育青年们追求现世的幸福。“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sup>[3](P127)</sup>。在人生价值方面,陈独秀主张青年们奉行个人主义,“以个人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sup>[3](P29)</sup>。陈独秀在主张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认为杨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吾不为”以及尼采的“超人”主张“虽然说破了人生的真相;但照此极端做出,这组织复杂的文明社

会,又如何行得过去呢”<sup>[3](P125)</sup>? 陈独秀特别批判了中国旧知识分子“做官发财”的庸俗人生观,认为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削”<sup>[3](P145)</sup>。

既主张个人主义,又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呢? 陈独秀认为,从消极方面看,人们不能“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从积极方面看,人生短暂仅数十寒暑,“吾身现实的生存,为人类永久生命可贵之一隙”<sup>[3](P17)</sup>。应当在为群体的贡献中实现人生的价值,留下永远不朽的真生命。

### 3. 爱国主义教育

陈独秀本人就是一个坚定、真诚的爱国者。陈独秀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国民无爱国心,没有国家观念,“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浅薄”<sup>[2](P420)</sup>。他们“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因此,“只知道保全身家,不肯尽忠报国。把国家大事,都靠着皇帝一人胡为”,“大家不问国事”,终于把国家“弄到灭亡地步”。陈独秀希望广大青年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发扬“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sup>[3](P61)</sup>。他教导广大青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等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我爱国诸青年乎! 为国损躯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会当其时,愿诸君决然为之,无所审顾;然此种爱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吾之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曰检;曰廉;曰洁;曰诚;曰信。之数德者,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人或以为视献身义烈为迂远,吾独以此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为”<sup>[3](P62)</sup>。由此观之,陈独秀号召广大青年从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方面着手,树立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观,当以身殉国时为之,不必时无须为之,单纯的以身殉国的爱国主义观并非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观,而是一时的治标的爱国主义观。

### 4. 道德观教育

为建立共和政治,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还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发起了挑战和攻击,号召广大青年树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道德观。他认为“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sup>[4](P134)</sup>。他指出要获得共和政治必须打破套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道德。针对1915年到1916年在全国掀起的“尊孔复辟”的逆流,陈独秀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孔学。他以炽烈的感情、雄劲的笔锋批判了孔教的专制性和虚伪性,大有真理在握、所向披靡的气概,他说:“对于与此新

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sup>[4](P114)</sup>认为孔教已完全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陈独秀还特别对被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道德标准的“三纲”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sup>[2](P172)</sup>因而呼吁广大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的地位,恢复独立之人格”<sup>[4](P173)</sup>。在另一篇文章中,陈独秀进而分析道:“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也。”<sup>[2](P174)</sup>这就剖清了封建道德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本质。陈独秀号召广大青年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新的道德伦理观念。他明确指出:“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新青年》第2卷第3号)

### 5. 艰苦奋斗教育

陈独秀认为,实现中国社会的全般改造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实现,因此,他十分重视对青年进行艰苦奋斗教育。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号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极大地鼓励青年们进行艰苦奋斗的战斗,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活动中去。毛泽东就是在陈独秀艰苦奋斗精神的鼓舞下,参与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陈独秀也十分赞赏毛泽东等青年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写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他称赞道:“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 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 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sup>[3](P433)</sup>接着,他指出,王、曾、罗、黄、蔡等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sup>[3](P433)</sup>。他热忱希望广大青年发扬湖南人的这种艰苦奋斗精神。

### 6. 增体质强意志教育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非常强调青年的体魄和意志锻炼。陈独秀提出了一个“抵抗力”的综合概念,认为“抵抗力者,万物各执着其避

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自然相战之谓也”。它包括体魄和意志两个方面,即所谓“精神之抵抗力”和“身体之抵抗力”。意志是人格的内要素,是个人乃至民族走向新生不可或缺的条件。陈独秀认为中国“以积重难返之势,处竞争剧烈之秋”,欲除旧而布新,人们必须有坚强的意志。他希望青年们不能处顺境而骄,遇逆境而馁。体魄是人格力量的外在表现。陈独秀认为青年之为青年的一个首要条件,是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的资格”。而我国青年的身体素质是孱弱的。“悉乘蒲柳之姿,绝无桓武之态”,尤其是青年学子,“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中国的希望在于青年,而青年们却“艰难困苦,力不能堪”,不论他日为政治家、军事家还是实业家,都不能任重而致远。如何增进体魄,坚强意志?陈独秀借鉴德日等国“德智力三者未尝偏废”的国民教育方针,提出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他借用乃木希典的话说:“训练青年,当使身心悉如钢铁。”<sup>[3](P20-21)</sup>

### 三、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陈独秀在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诸方法相得益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达到了良好的说理教育效果。

1. 联系实际,透彻说理。该法运用具体的、浅显的,为人所熟知的事物去说明或描写抽象的、深奥的、生疏的事物和道理。其作用在于把抽象的事物或道理具体化、形象化,通俗易懂,易于为广大青年所接受。这是陈独秀运用最为广泛的技法,也是其文章、演讲每每打动读者和听众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为使广大青年对陌生的“民主”、“科学”及其作用有个清晰的了解,他将之喻为“舟车之两轮”,称其为“德先生”、“赛先生”;同时,他又针对我国佛教文化影响深厚之实际,称民主和科学分别为“德菩萨”、“赛菩萨”。这对青年了解掌握民主科学之功作用极大,因为只有这两位“菩萨”,才能“普渡众生”,引导国民迈向富贵幸福之彼岸。

2. 示范的方法。陈独秀除了在思想理论上教育、引导青年外,还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像一位普通战士一样直接行动起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崇祝寺旁边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好后亲自去散发,直至不幸被捕。他的被捕进一步激发了青年们的革命热情,对青年起了良好的示范教育作用。

3. 激励的方法。激励能激发起人的进取心和成功感,调动起人的主观能动性。陈独秀充分运用这一方法来促使青年认识自身的价值地位和历史责任感。陈独秀形象地说:“青年如初春,如朝

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青年》第1卷第1号)观此引文,哪个青年不为之鼓舞?

4. 实践的方法。实践既是青年成长的需要,也是教育青年的方法。陈独秀虽以文化人的身份享誉全国,但他并不囿于书斋,而是敏锐、果敢地参与革命实践,引导青年们参与革命实践。陈独秀多次教育、号召青年不要仅仅满足于理论的学习,更要敢于实践。针对当时许多青年空谈主义而不去努力实行的状况,陈独秀发表随感录《主义与努力》,告诫青年们不要“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人类的幸福,社会的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陈独秀提倡青年们学习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种是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种是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陈独秀指出:“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我希望青年同志们,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sup>[1](P365)</sup>在陈独秀看来,实践能使青年得到很好的锻炼,能使青年获得更多的体会和教益。

5. 社团活动的方法。陈独秀引导、培养青年的重要活动之一是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社。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地,多年来一直为各地进步青年所向往。他们有的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逼迫离校;有的因反抗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束缚而出走;有的为寻找真理,追求理想,纷纷来到上海找陈独秀等,请求指引和帮助。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为了引导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于1920年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发起组为选送优秀青年到俄国学习,培养革命干部,开办了党的第一所学校——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学的名义掩护革命工作。到1921年7月,先后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有罗亦农、王一飞、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年4月,有二、三十名团员赴俄国深造。他们学满回国后为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的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 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及其原因

事实证明,陈独秀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有实效的。20世纪初,许多力求进步的青年崇拜他,追随在他的周围。陈独秀不仅认识到青年就是他所要寻找的、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他还能够吸引他们、号召他们,让他们加入到革命活动中来。许多青年在陈独秀的教导下,有了科学理论为指导,去认清历史发展趋势,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并为之努力奋斗,养成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们在报效祖国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人的人生价值。细细加以研究,陈独秀青年思想政治教

育的实效性是取之有道的。

1. 热爱、理解、关心、尊重青年。陈独秀是非常热爱青年的,他与青年间建立了一种平等、真诚、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是其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性的坚实基础。陈独秀不是靠“权威”让青年学生被动地接受理论灌输的,他不是采用那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做法,而是把青年放在同样的地位上进行平等的交流,理解、尊重、关心青年。所谓“亲其师、信其道”,青年学生们只有在觉得老师理解信任、关心他们,他们也理解、信任老师的时候,才可能敞开心灵的大门,愿意接受老师的见解,把老师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接受下来,并转化为自己成长、发展需要的内在信念和意志,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2.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满足了青年的真正合理需要,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五四前夕,知识青年的队伍得到壮大,革命热情高涨,迫切需要正确的思想引导。五四前,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界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进行了教育改革,资产阶级学制在中国基本确立,久受封建专制主义束缚的教育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学校校数和学生人数大为增加。这样,中国出现了为数十几万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队伍和数十万人的青年学生队伍。这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说,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敏锐的感受。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求救国真理,从各方面掀起火热的爱国运动。但这个时期他们的斗争还处在自发阶段,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认不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迫切需要中国革命的先锋者给予正确的引导。陈独秀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审时度势,十分敏锐地把握了青年们的这一需要,传播介绍西方民主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爱国主义、人生观、道德观、艰苦奋斗、体魄意志等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 紧跟时代的步伐,紧紧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时事教育。形势的变化和对时局的认识是影响青年思想问题的重要因素,陈独秀抓住有利时机对青年进行时事教育,是他取得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因素之一。《新青年》在创刊后的头三年内对国内外重大的时事政治基本上没有评论。《新青年》从第5卷第5号起刊登现实斗争的报导增多了。为了分析形势、评论时政,指导爱国学生的政治斗争,陈独秀和李大钊于1918年12月

合编了《每周评论》。这是一个政治性更为强烈的刊物,每星期出一号,每号都有国内外大事评论和社论,还辟了《山东问题》、《对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栏。陈独秀写了大量杂文式的随感录,对官僚政治、军阀专横等种种黑暗的政治现实进行尖锐的抨击。陈独秀以“只眼”笔名发表的《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时事评论文章,引导学生明了时局,对于推动学生爱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4. 强调艺术性,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仅在新文化运动生成后短时期内,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赢得了青年界的“明星”、“良友”等美誉,从整个运动以及其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看,陈独秀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陈独秀传播介绍西方民主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很富有艺术性。他谙熟说理技巧、讲究说理艺术是其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秘诀之一。

陈独秀灵活巧妙地运用形象比喻法、典故说理法、举例说理法、类比说理法和分解说理法等诸方法,取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和政治效果,增强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例如,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重要性时,将其喻为“行船之方向”,即指南针,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够把中国革命导往胜利的航向。他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若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过分强调灌输、动辄训斥、说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利于青年学生接受。相反,综合运用多种艺术性的说理技巧,让青年在享受艺术时接受教育,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总而言之,陈独秀所做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是成功的,其内容、方法对于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历史借鉴意义。陈独秀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发掘、研究。

#### 【参考文献】

[1]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4]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张秋实)